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山集卷十七　　　　　　宋　陳師道　撰

雜著

羆説

晉人以犬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强有力也犬弱而捷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羆憊而後犬更前而殺之獸而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

勇力必曰羆羆如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羆之謂矣

賀水部傳

賀充世莫知其年與其邑里仕石晉爲郎童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巾幘謁於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某帝故知其仙者夜閲牓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爲莊獻皇后言之以爲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釋像直數千萬后怪之召問澄澄以師對問曰

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耶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爲幸洪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亦不罪也沂人喬仝得惡疾且死遇賀得藥曰服之可不死然欲不止疾當復作仝富家子年少既疾愈即娶婦疾果復作仝大悔乃出其婦去家求賀數年乃見澄方仝見賀時澄在旁故識之澄曰賀不得見也仝涕泣隨澄冀復見賀歲餘澄曰賀使復與汝約可復相見仝叩頭如約澄乃引仝同見之東山使給薪水久之

疾愈熙寧中東坡居士為密州歲大旱請雨常山既而
雨居士却蓋以行賀從道旁見之以為可授道也欲往
而疑無素乃止行元祐二年仝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
東都曰賀不忘君語數及之已而求去曰賀約歲首過
我於龜蒙不可失也居士因仝以詩寄之後仝復來出
賀書曰將使若人通言于君居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
知者世言道家為方之外而賀猶喜與人事豈世之所
稱目為不足而賀之道又以反人耶不然老氏之道同

於楊朱雖儒釋並矣賀一見東坡欲强授之士之求仙自修足矣而世方區區弊精神卑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而幸一得是果足以得之耶其不爲賀笑寡矣

劉道原畫像讚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爲賢汲黯爲戇至於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反蓋如此廬山劉道原

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其是非白黒絲髮不貸如權衡量度如水之鑒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燄勢力排山倒海不屈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身亦不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而念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遠一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大將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惎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猶畏黯

不敢發又爲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敢刺則其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戆以其不知利爾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利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其效莫見雖然小人之爲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紹聖四年春過巨野佐有義伸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而歎曰晉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凛凛有生氣曹李雖在巳如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爲之贊曰

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校後前其剛斯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如已賢則過之有張不弛維利不嗜不悔不畏貌不踰中氣葢一世維死不亡孑立特起黄范司馬既叙且銘自足以達况兹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丹青益永厥聞

觀音菩薩畫贊

龍眠居士李公麟畫觀音像跏趺合爪而具自在曰世以趺坐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大通禪師刻版以

施學者陳師道稽首贊曰
德孰不仁聖以慈稱施孰不廣聖以廣名三江九河爲
一大海非一非異清濁何在兩目兩手而萬千萬吾儕
小人左右異便願我衆生從聞反原盡十方界一觀世
音

觀音菩薩畫贊

有聲則聞我與衆生有聞無聲惟觀世音因聞而悟悟
不以聞觀自其他與物而形相即是妄妄即是真真妄

妄真百無不存我以耳聞不以心形隨處而用鼻口亦聽孰爲我師犬吠驢鳴生我與佛普同一名

孔北海賛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屈盖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徼時幸許紹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謂袁紹不足數特居勢使然耳玄德之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

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故以衡予劉表不以文舉與人卒自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鵝炙丐乞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臠動其心哉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者所以制慾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爲英自勝之爲强

書賓少府詩

賓君與先大夫游以行義聞里中而人不知其工於詩

也其歿二十餘年而詩始傳以其有子也善夫君不亡矣紹聖三年四月十三日彭城陳師道書

書舊詞後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蓋不更此而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境也余它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黄九而爲卿掾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卿士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畜紙筆墨有暇則

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處主人莫問是誰家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後山居士書

跋楊李二公詩

元祐二年始以諸科解額合進士爲二十七人而考官定著才二十二人昔熙寧中罷黜諸科以進學者於是士興於鄉者過倍其教化之效如此出納之吝雖有司事而非詔意秋九月大會羣士二公爲詩以相勞之邦

人以為寵又方請於上以復之而皆見於詩蓋其志也可謂賢矣

披雲樓上梁文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號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漁之風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之聲吏絶追呼之擾因斯民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

長續短費不及民林宇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隮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長隨

落日低

拋梁北闕文

拋梁上危架岧嶤建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岱摧藏

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有推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墻

不容鏬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

露之警盈繅鑣割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

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蓬室銘

宿遷邵生築室以名而求銘銘曰

邵也善羣其能處獨曲几方牀土階蓬屋詩書在前圖史左右求之古初以復吾有

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之皆

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黄樓銘并序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壊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某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

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固弊應卒外爲長楗乗高如虹以殺其怒内爲大隄附城如環以持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内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襃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某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襃大無以報稱乃作黄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

休而明德意使其容陳師道以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内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黄樓銘其詞曰

皇治維成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灾時行河
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
信臣以惠東方羸老困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
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
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廸聖謨終
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
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民無
侒原始要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興龍節致語

臣聞千年接統爰開後聖之期萬類效祥究同先佛之日永惟昌運屬此休辰四海交歡同聲稱慶恭惟皇帝陛下由獨智之聖以庶物爲心睿武自天文明燭物有堯舜之仁而博施濟衆學文武之道而居安資深刑政並修登斯民于壽域干戈不用還千里之故封方當隆盛之期迨此誕彌之日凡兹臣庶孰不傾瞻臣幸以賦工濫斯盛旦願效封人之祝顯陳大雅之詩

口號

紉珮聲來合玉除麒麟煙上暗金鋪近臣先識天顔喜九奏初知晝景舒東海爲田將幾見南山稱壽已三呼欲知帝力今多少醉舞行歌塞道途

對廳

知府大夫材德絶人威明繼古政在循良之上名與日月而馳慶吉旦之在兹合羣心而同樂敢忘薄陋願效揄揚

口號

黄堂窈窕慶佳辰宻坐雍容合搢紳廣樂充庭如在夢歡聲著物似逢春瞻天已祝無窮壽盡醉爲期莫計廵平世難逢身易老嶺梅初破酒方醇

勾曲

輿情已徹廣樂方陳金石同和窕若清都之奏魚龍並聽真作洞庭之音上奉威顏後部合曲

請黄提刑致語

西臺報政初聞五月之成東部向風遽失二天之庇是陳七獻之禮以為一日之歡恭惟提刑大夫偉節照鄰清風肅物有周公之才美謙以自居如顏氏之孤高敏而好學用經明而治水以德威而詳刑果自東藩就更北道知府大夫敦平生之好盡賓主之情願陳衆志之詞以紀一時之盛

口號

當年天下無雙譽此日朝中第一人坐使黃流隨指顧

即看丹閣畫精神天威行復朝三接和氣今如物再春
肯駐行軒慰離索聽歌舉白莫辭頻

立春致語

東風應候欣逢草木之榮廣坐稱觴樂見太平之日恭
惟知府大夫英才蓋世偉行絶塵名義甚都掩四方而
著目談評詣理傾一坐以趨風政已頌于中和人樂聞
於鐘鼓爰因令節肇啟華筵賓席雍容願上使君之壽
妓圍窈窕爭唱舍人之詩願紆下情敢獻口號

口號

霏微臘雪不霑塵收拾陽和作早春一座盡傾歸勴德四時難得是佳辰鬢邊綵勝年年好樽下歌聲日日新一笑難逢時易失杯行到手莫辭頻

上元致語

佳辰行樂爲平世之勝遊清夜觀燈與斯民而同好恭惟知府大夫寬猛相濟忠孝兩全聲烈暴乎四鄰氣節蓋於一代爰因令節追此暇時聊爲秉燭之遊用作豐

年之觀扶老携幼樂聞鐘鼓之音疊足排肩願見衣冠之會敢忘薄陋復此敷陳

口號

歡聲喜氣塞康莊妙舞清歌樂未央此節定知隨意好今宵端復為人長粧成粉白生春色酒瀉鵞黄射燭光報答風光須一醉從來千騎貴東方

代興龍節功德疏

信義在躬已協天人之助乾坤莫報更資覺法之因爰

屆誕期用伸至願恭惟皇帝陛下此有闕文伏願憑覺皇之外助效臣子之內心如河海之靜淵與天地而長久

請興化禪師疏

南北不異禪律相資曲士拘文起差別於耳目至人達觀示平等於寃親不有別傳孰聞異見某公尊者承佛受記為世導師紹雲門之正宗入慧林之半座望破頭之氣知正法之旁行觀優曇之華信異人之間出知時莫逆觀化方隆毋辭千里之行以慰一方之望

興化寺請真修造疏

有爲雖幻是惟聖證之因興事其時信有異人之至真公大師行成于律法得于心志如金石之堅施有龍天之助勉從勸請使發願心

請觀音禪師疏三首

出處有緣相時而動去來無意以衆爲心其公禪師行歷諸方歸安一榻棲如止水衆至則形聲若震雷物待而發惟兹東刹今號左禪乃古宿之道場而昔賢之施

會異人間出衆志大同續圓通之法燈成先佛之遠記法施務廣當衆建而共時祖道大行復一枝之旁出智者不說語言所以為人德必有能住持乃其餘事某公禪師言未發口而達者知其有道功未見事而談者知其有才信淵黙而雷聲由孝友而成政顧茲勝地宜得異人祖令當行正須無說羣能效力不假有為願效至情通伸勸請

世當末法方蔥嶺之西歸地則左禪乃福田之東際人

天合力緣法同時某宗禪師遍歷五宗頓開千眼著衣喫飯肯學潙山之禪得髓與皮不落少林之內十年面壁未遇知音千里同風是歸作者無緣處說法有佛處稱尊勉循衆心以成本願

觀音院無盡供疏

化無高下一念遍於大千施有多少半果等於百億是憑念力用作妙因樂與信心同茲勝利

觀音院請趙居士疏

觀音古剎地聖人凡頻上名都信深緣熟是與無盡之
供用開大施之心趙君居士見遠察徵有家無累悟解
不立已棄祖師之禪悲願未終更廣衆生之福憑茲一
舉以效初心

觀音院廣疏

大士創始三百衆之所居末法再新二十年之已廢是
憑衆志同此勝緣倉廩空虛孰爲饘粥之費棟宇傾圮
不無雨澤之憂誓殫拙者之心庶動仁人之念

請月長老再住薦福疏

世不受福乃末法之弊心倦於利生亦菩薩之魔事既去來之無意雖一再而何嫌衆之所同時則未艾月公禪師一宿法雲而出世道與時行七歲薦福而退心衆所疑著國師三出未偶勝緣溈山九年不須心躁守株待兎雖達者之不爲面壁磨磚亦古今之常事未忘本願須順衆心不下禪牀徧周法界閉却方丈默聽雷聲

薦福院齋僧疏

尊道廣福既聖教之所同勞舊勤來亦世情之攸尚顧以小人之意仰同君子之心圖澄禪師以七十之年曲從衆志捨平生之舊來赴新交涉遠忘勞所過成化檐囊振錫其從如雲方茲挂搭之初宜有洗滌之供以爲一國之福共結多生之緣

華嚴證明疏

弟子陳師道與妻郭悟同心共施因慧嚴大師宗永買大方廣福華嚴經一部八十一策幷櫃二隻及請曹州

開元寺上生院講主重寶讚者

伏以右因契會得有此經慶幸平生孰如今日實身貧而家富將口誦而心通誓盡此心敬供不怠在在處處如佛之存刼刼生生以今爲始伏願諸佛所說如喜慶而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財而同證

代司理院獄空道場疏

幽圄空虛實作太平之象法筵崇飾聿脩典禮之常惟此徐邦素稱劇郡獄無虛日市不絶刑解網施仁奉聖

朝之初政治師從理資賢守之良能熙熙如登春臺濯
濯鞠爲秋草更憑梵力普及蒼生

代醮青詞

天道好還雖善惡之必報玉書有罰苟懺悔而必原不
勝至情仰干洪造惟知罄竭期在憫憐切念罪惡貫盈
禍災積集天之所棄鬼而得誅一病逾時百方莫效惟
歸窮于覆載庶有望于生全伏願三聖眷懷衆真敷佑
赦其萬死錫以餘年螻蟻微生敢希求於再福桑榆暮

景期洗滌以自新

代醮青詞

天運有叙六十餘而一週人心所歸五千言之大典惟此庚辰之歲是爲本命之年數之所窮理有必反不勝恐懼是用祈禳考案舊章修陳薄禮惟衆眞之厚眷下顧弊廬假青童之微詞仰陳危懇多生之罪願以懺除百歲之年敢祈陰錫道心滋發妙行具修疾癘不侵善祥來集誓依眞教以畢餘生溥及羣情同期勝福

後山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山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後山集卷十八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契丹侵澶淵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内人相泣明日叅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而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

楊文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眞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名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波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耶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耶王乃大呼逍遥子公掖眞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讒

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為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辟鄉村入保金帛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黄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敵懼遂請和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縱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敵使在館既諭旨遼曰請遣中官責諸將取信也而敵亦請使送欵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眞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
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
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
已至深州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
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别
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刼不惟
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圍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户驚移
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

萬人令周營杜彥鈞孫金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照部轄若敵騎在近即近城覔便襲擊兼令開將文字與石普圖承輸照會掩殺及召募强壯入敵界繞蕩鄉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奠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王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洺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貝軍士不過三萬

人萬一契丹過貝下寨遊騎益南即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邢洺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衆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真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洺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

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能虚已以論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雖恃兵甲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

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如講和 敵使韓杞㬰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額再三是以知敵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感然此軍用於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歷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

問故敵主曰宋塞鴈門廣塘水繕城隍籍民兵非違約

耶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

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寧有今日耶

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狄

得志於中國惟晉氏耳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

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内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

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而人

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

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耶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於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柰何舍已之利以利人耶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鴈門以備西羌塘始於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固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爲心守祖宗之約

不顧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爲天保民爲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之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絶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其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以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求多及公固拒羣議未决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寧相遽塞以二事且使

自擇遂以爲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爲獻與納公不可
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
不爲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名雖小亦不爲也
主曰古有之何獨吝耶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
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寧
復有耶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晋亦
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令宋與
契丹無唐晋之援而爲敵國豈有此耶將退主曰卿謂

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耶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爲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留誓書而使以誓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敵無能爲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公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敵使來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於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

間兩國耶公曰君寧出此顧餘人爲之爾如宋不過𢀖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説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公曰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説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内公曰陛下

既入則臣不得對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末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胷中亦以為樂耶惟司馬温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耶

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葢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

易以豉切於龔古勇切深之葢譏士之寡聞也

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摸畫手一點畫不出前人謂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内翰繪云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絶傳至沛周郯郯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漢凱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昇以御史爲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

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爲使文定亦爲上言故事執政同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遂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縝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

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延帥閼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
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乃請以歲終爲限幕
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約李易其草報如故典遂上
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
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
書遣吏部即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
敵不敢復請

其公謂呂夷簡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臣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

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曰獻二事以困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退以侯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陜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賓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叅政求去耶范公未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名堂吏而

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即報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追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鄜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邉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覺范公自爲祭文歸重而自訟云

蘇黄兩公皆善書皆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宛頸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爲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黄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八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陽杜敎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貂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物豈能與人巧

乃自悟之因爾

敵人獵而不漁熙寜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潜治世可俯烏巢惟不暴爾至人入烏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蜀人王晃一本作晃為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已故必悟令人學

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已嗟乎世士可與語耶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盖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爲丁其下爲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𨷲而爲推也緡叔曰推者椎也獨髻爲椎傳者

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爲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緇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嘗謂爲室當使戶牖疏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

之而拜曰眞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鬛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四字潘墨之龍略有大節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絲二物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琢謂不借美於外也張遇後梁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得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

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進一作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疏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東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達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問賀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頗有家法以遺黄魯直魯

直以謂不迨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鋌號稱廷珪但色重耳非古制也

蔡新州確黄大夫好譏爲陳諸生聞楊山人善相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黄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爲相黄由尚書郎出爲蔡州過蔡而别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驗曰楊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父顗公初爲黄州叅軍友夏英公公喜相人謂顗

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眞相也視其手曰雖貴而貧不如吾也出其手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墅處潞之異人也金鄉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兩貫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于華過之及門息於廡置辟下有錢二千以二百爲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乃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其言而果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

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荆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後山集卷十八

後山集卷十九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蜀人勾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爲神品孫位爲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爲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

守

諺曰甘草先生則麥熟苦草先生則禾不熟甘草薺苦草黄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倫謂棗熟則歳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爲夏之雨數小大緩急亦如之

祕書丞張鍔嗜酒得竒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巾襪袍袴紗綿相半

世傳王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河水歳寒氷厚獨祥

卧亦作𢿊處闕而不合

章學士珉為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葢大馬盛服羣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

驗鏡視其㚖㚖滑淨如削者古今人為之必有高下今人鑄鐵鏡陷銅為面故明

光禄李卿先築宅於廬㲪皆用磚歲夏大雨閘門及竇積水數尺内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姿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郗庾而暮年方

妙余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歎曰後當勝己此豈無天姿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獐無膽兔無脾豚鱅無筋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卧求其理而不得門内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絶此爲二耳

陜之寺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爲高丈務經

久爾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實亭不用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没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没上下而取之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塹附墻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絶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爲糜毁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

乾之貯壁間亦免

虞部閻見賢老爲容守歸而自如曰惟節食爾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部中老者問而得之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六一爲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逺聞唇不貼齒一生惹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

齊之龍山鎮有平六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

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寇萊公凖少嘗爲淮漕有方士爲治丹砂用竹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感丹置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而用之始於歲之朔旦盡歲而止丹已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内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

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迨也

開封常得劇盜言富家難近貯以櫃篋扃鐍嚴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後有闕文

夏英公伏日供帳温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冺礫蘸藥水爲黄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宣城包鼎每畫虎埽溉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眞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强其

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

李公麟云吴畫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吴有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

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録張從申也兵部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于西臺名有師法公爲亳州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耶曰未也示之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揚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

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逌其子而資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嘗謂書爲難豈余不知書遂以爲難耶

金陵人喜鮮字習以爲俗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大坐爲坌

黄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鏁矣遂觧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頼之塘西有

廟馬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懷禪師每住持必舍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焉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千悟故大梅才得馬祖一言入山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不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初悟之語爲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究謂之看話葢無言下悟理之質矣復取古法而次第之以爲悟後析理之門謂之

陶汰天衣宗之而圓通非之政用臨濟教門盖用古責今也而其徒多不見諦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黄撥沙善視墓畫地爲圜即知休咎故號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大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嫗年八十餘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則知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毋遽是當夜生將就其左右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

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其時也爲母具食聽自便既多爲備使候時以報扶母就蓐即生

文正李公既㫄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爲從公與其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於簾下宣獻前曰太夫人不飲以茶爲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復拜而去

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龜負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爲瑇瑁云

代北界天池山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廟舍

作屋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罷之契丹始至易屋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而莫能奪也

生血皆赤慾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於淨心而黌血碧蝦蛤無血其故何也

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嘗畜兩彘謂之神猪熙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鴟尾既獲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妖術云

荼洪之雙井越之日注登萊鰒魚明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後而强爲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决明登人謂之鰒魚明人謂之九孔螺

牡礪固氣蛆子益血蓋蛤屬惟蛆有血

熈寧中作坊以門委狹請宜而寛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嘗有逺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郟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

壽之善鄉兩吏垂乳流潼如乳婦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

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

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素知通獨

起迎語曰瀟瀟灑灑遂去通向前諸公語如黃既寤莫

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黃

以疾去久矣往謁執政范右丞純禮曰先公常守睦有

瀟灑桐廬郡十詩桐廬眞瀟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牖間得女子隻履竈間得筆墨後數歳中第爲延州一尉既入廨舍皆夢所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妓辦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歎以爲山野既燕妓奉觴歌以爲壽永叔把琖側聽每爲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詞也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爾美玉蓋不琢也比歲杭揚兩州化洛石爲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沂公之先爲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後至失酒顧草間有醉蛇倒而捋之得酒與血經而飲焉昏悶倒卧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蝨成堆自是無蝨終身

潁諺云子過母當暑而凉水退而魚潛皆爲大水之候潁人謂前水爲母後水爲子水日至日長勢不能大水

定而復來後水大於前水爲子勝母水終魚當大出河濵之人厭於食鮮水退而魚不出爲潛云

田理有横有立閒謂之立土横土立土不可稲爲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皷鞚也

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之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爾

諺語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修倉秋旱離鄉

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吳地下濕不積一凶則饑矣

趙元考云寒食麪臘月雪水為糊則不蠹南唐煮糊用黃丹王文獻公家以皂莢末置書葉間然不如也

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顏注羔菟鼃以供祭也

周官蟈氏鄭康成注蟈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難之暢為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趙元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千餘卷有金陵圖書院印焉心堂說云趙元考家有澄心書目才三千卷與此說相似但掌房不同耳

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柘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司馬公休云馮如晦爲長源令縣人譽之不容口問政亦不能道也

王深父爲衛真主簿始至亳州其守李闕一字之留不遣

久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爲衛眞主簿而未嘗至治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爾恃歐陽修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恃歐陽公而立耶卒歸衛眞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參寥云王荊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埽地如法譽之不容口或觸燈即怒以爲不勝任逐去之

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營太祖之軍法也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餘用選人以輕其權

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爲驗蜀山有九枝木傳以爲異卒火之歲餘御禮問焉其賞至銀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即殺之不以聞吏貪則降杖集吏民杖之蜀大富人皆名至京師量其材爲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員下押綱人安其居不願來以疾歸後復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鄢陵鄰之謹僧有學解客嘗問之曰英公貪暴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耳未

以爲然也它日至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某生曰狂夢遇公於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過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人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客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於冰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危復能致僧爲之作

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一

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久則變生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

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

釋從青闕二字人主某寺之某院陳講居衆而淨居不出

善畫樹石而人不可得使好事者爲修供則量其多少

而報之呂汲公以御史爲淄倅過而請之不與也或問

之曰後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所以不與也
仁宗在位四十年邉筭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二府合
議以聞仁宗崩訃于契丹所過聚哭既訃其主號慟執
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黄白羅爲
錢他亦稱是仁宗崩天下喪之如親余時爲童與同僚
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燃首
眉以祈福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
以過哀

宣后初臨朝西戎戒邉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用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

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爲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勸四國而堅其約

國初荆湖既平溪峒皆納土請吏太祖不受廷議獨置辰州歲貴四萬緡爾

元祐執政議兩河説文潞公安樞密燾主故道范丞相

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見文安是新者見王范持兩可者見四公也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内治行潘公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臣同盡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也

故事常赦官典藏入已不赦熙寧以後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

矣

後山集卷十九

後山集卷二十

宋 陳師道 撰

談叢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闕姓)易知素貪細既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令而不刑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仁宗初即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傳詔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毋妄言久而王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

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邈以謂不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願使諭意上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獨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禄不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知者有所知有所不知衆人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而強其所不知智者謂其擇而不爲學而已爲道則不然學得於外思出於意不足以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古者謂之蔽蒙之民雖然學與思者道之助也士之爲道必始於學此段疑有脱誤

道者吕翁如金陵過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請道翁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請曰我能去障則爲子去之矣竟去以語廣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愛其目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真身也翁察之久矣欲度故自往余語禪者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

世傳呂先生像張目奮鬚捉脫而市墨者乃庸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它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眞本約主圖其像而後授其工後以像遇之客舍市邸方晝卧叩關不發問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聲絶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即呂翁也乃以所畫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眞神人也

辠說文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

字改爲罪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爲辠字故從自罪捕魚竹网從网非佘謂使民自辛欲其不犯秦從网非不失有罪也辠古文也説文不當以篆寫之

駕以二馬夾轅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駕一馬謂之兩騑驂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駟騑亦驂也説文云驂駕五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爲四名乘夫乘韋是也

郄子在當澤黄河故道今呼爲沙河沙河西北其蹟猶

在土人謂之𣐂岡也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杜正獻公丁文簡公爲河東宣撫河陽節度判官杜遜恭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恭惠曰至今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正獻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正獻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

子美坐廢爲民從坐者數千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獻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一時故不可不慎也

元祐八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詔實以三日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服金帶肩輿而出以聽遺詔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諫之而止余爲兒時聞徐父老説莊獻上仙李文定公爲守兩吏人持箱奉遺詔公步從以哭自便坐至門外嘉祐末先人爲兾州度支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經用乾興故事遺詔既至王

台見先人便服持遺制哭以示先人遂下髪衫帽勒帛以聽宣制是日成服元豐末余客南都留守龍圖王學士益柔擇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會哭於府庭張文定公方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宦者李堯輔言上散髪解帶襪而不履

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祕書監劉几好音與樂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幸其弟衛卿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以自通卿又使

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而不出御又告之監曰非也語次兩工至橫管一鳴監笑曰此是也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吴畫不成而爲草顔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正世豈知其然哉葢英才傑氣不減其師各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張爲畫吴既不可越功與之齊必出其下亦爭名之弊也

青楊生好畫而患其不能别也釋從有畫名而從之學有以畫來必名楊而教之此其所以爲能此其所以爲

不能也楊有得焉而謂楊曰晝子所知才得其半何則以子之不能晝也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幞乖崖自陳求補外眞宗使輭褁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外大父莊敏公為鄜延招討使元昊效順公名孝誠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

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故罷兵爾然公毋以為功歸之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為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敵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敵使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敵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延壽何來吾為將而不與知耶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顧還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

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馬元昊既效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帝爲父國號字闕二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敵使過廷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敵且墳墓所在故欲得爾公曰中

國所失州縣令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
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禄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
敵使畏服
英宗即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即位大
王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惶恐詣次求見公謝却
之某王還次及階足廢不舉扶而後升
王荆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
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麤三

鹿爲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未及學爾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留既别顧萊公曰曽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葢

以不學爲戒也
萊公性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厠間燭淚成堆及貴
而後房無㜸幸也
王×公堯秘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爲懺罪而戒僧和
我乃大唱曰妒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笑也
灊美爲并帥代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之其
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記至熙寧中
始有其地凡數歲兩使往來卒不能辨而與之故事歲

賜契丹金繒服器名二府觀馬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名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上善之

元祐初司馬温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罪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耶

錢塘邊江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為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束薪民以為苦張夏為轉運使取古西山以為岸募得江軍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荅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斬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獻鄭文肅請驗其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既上乃免

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

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眞宗至陳橋駐蹕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問知州何承矩當駐江陵當駐澶淵耶堯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羣官迎駕久之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某守藩將爾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顧吏取自書劄子曰臣帶郡符率屬吏躬詣界首奉迎聖駕將面天顏臣不任踴躍歡呼之至

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叟既去真宗遣中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至發封乃知當去而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不敢仕

承矩於澶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石人以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即引去遣問之曰自校獵爾以是困中國

余為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

稅子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落不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之樹余過之往觀焉木身纔十數年爾是時歲暮羣木皆落從者以為枯也木下有刹石石有像文有銘云曹公有悟怖心未已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闇相粉黛塗容金刹一樹永出煩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故佛氏道場石乃刹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金刹一樹謂建刹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為緣飾茍無此石亦足惑世也蔡州壺

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爲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圜環列如子孫然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處木即縣壺者沈丘令張幾閎人嘗至蔡爲余言乃榕木也嶺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葉滿庭鸎亂飛者是也余讀魏氏雜編見眞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往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奉神宗諱見蘇尚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與商論竟復中

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聞也因録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畢同號慕昔同華綴俱受異恩攀靈馭以無由望天顔而永訣方纒悲緒遽捧台函推咽之誠倍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載頒于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抃之心侍郎久滞外藩已成美政廊廟佇徴于舊德雲雷始洽於新恩未果馳誠先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屢中輒愈

鱁魚大魚白也今謂之納子

王學士逵妻某氏妾常辱之愬於逵不受亦不校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逵怒逐之其盡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吾何與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盜盡亡其資嘗語家人今夕甘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逵曰新婦妾某日當死以後事屬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為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媪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為御厨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爾才地御厨使其可得耶爵禄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

太祖閱蜀宫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衆觀耶於是以賜東華門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為獄官畏其遷情而就法也

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壽宫賜珠褥直數十萬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羣玉殿御書飛白以徧賜之蔡襄王珪同爲學士襄有書名而仁宗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宗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内侍都知王某夜叩省門以喪赴告且問所立於時長子楚王以疾廢眞宗次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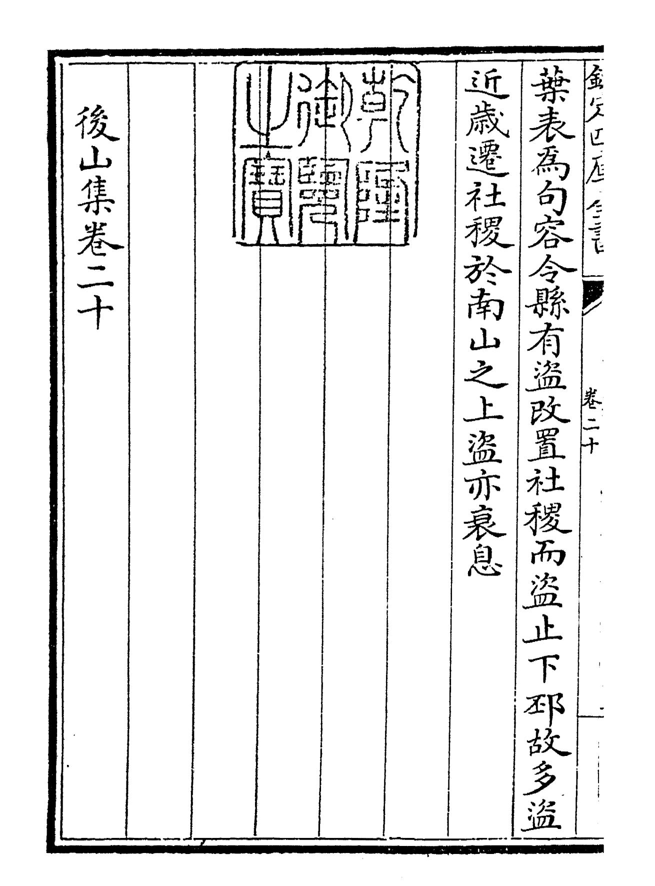
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内侍欲斬耶頞立太子正爲此爾且吾奉手詔可取視也王既入公遽闔戶鏁之而去眞宗既立還而出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曰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

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爲絹而比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樂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爲縣民亦貧至今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葉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

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後山集卷二十